



從悼亡詩文看劉克莊的婚姻情感生活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05-09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林, 雪云, 陳, 美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16

從悼亡詩文看劉克莊的婚姻情感生活

Liu Kezhuang's Marital Emotio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urning Poems

林雪云 陳美平 (Lin Xueyun Chen Meiping)

(福建師範大學福清分校, 福建福清 350300)

【摘要】劉克莊的詩詞、詩論常被作為研究焦點,但他的婚姻情感生活卻鮮有人研究。他留存的悼亡詩文體現了他對已故妻子的深情厚意及其深刻悼念之情,本文試圖通過對劉克莊的悼亡詩文的分析,探究其婚姻情感生活及其對女性的理想期待。

【關鍵詞】劉克莊;悼亡詩文;婚姻情感

一、引言

劉克莊(1187—1269),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一生歷五朝,死于度宗鹹淳五年,享年八十三。劉克莊從二十三歲以蔭入仕到八十三歲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沈浮宦海將近六十年,期間可謂是屢蹶屢起。他雖然大半輩子在朝為官,但是其文名遠過於政治名聲。劉克莊文名早著,是一位得名得壽得祿的南宋文學家。同時,他一生著述甚豐,既是辛派詞人的重要代表,又是江湖派詩人中官位最高,成績最大者。雖一些文學論著對其有零星記載,但《宋史》中卻無傳。現對其記載最細的乃《大全集》,《大全集》由劉克莊塾師的林秀發編次,林希逸作序,劉克莊之子劉山甫合編。《大全集》原本已佚,今存範氏天一閣抄本。劉克莊因其詩文聞名,後人更多着重對其詩詞、詩論進行探究,而對其悼亡詩文卻少見研究。本文試圖從劉克莊悼念亡妻的詩文入手,探究其婚姻情感生活及其對女性的理想期待。

二、劉克莊悼亡詩文創作

以時間而言,劉克莊的悼亡詩文多作于前妻林氏去世後不久。他為前妻林氏留有二首悼亡詞、七首悼亡詩、四篇祭文、一篇墓志銘,分別為《風入松》(福清道中作)、《風入松》(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壬辰春上冢五首·西樓》、《石塘感舊十絕》(5首)、《秋思一首》、《亡室喪歸祭文》、《亡室祭文》、《還裏祭亡室文》、《亡室掩

坎祭文》¹、《亡室墓志銘》。“其詞《風入松》（福清道中作）二首，是現存最早的悼亡之作。”²其寫作時間，大概是妻亡兩月余，詩人因梅花詩案罷歸建陽途中，所以詞中有“別館”、“歸鞍”之語。妻子去世四年後，劉克莊在《壬辰春上冢五首·西樓》中寫道：“溪草林花爭碧紅，傷心黃壤闕芳容。短松明月易蹤跡，斷雨殘雲難覓蹤。伊昔老盆常共酌，即今敗絮倩誰縫？白間一門陳倉粟，薄暮歸來獨自春。”³從題名上看不出悼亡，但實際上是悼亡詩，此詩作于紹定五年（1232），時林氏去世已四年，是年春，詩人祭掃亡妻墳墓，見綠草紅花，競相爭豔，不禁想起了黃土壟中英年早逝的妻子。想起當年夫妻對酌，你恩我愛，如今自己衣裳破敗，無人縫補，家中瑣碎庶務，只能獨自承擔。喪妻後的諸般煩惱，使詩人身心俱受折磨，故倍生悵惘與懷念之意。喪妻十五年後，詩人作了《風入松》（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二首，距前期兩首的創作，時間跨度達十五年之久，但款款深情仍清晰可見。此後，劉克莊留有《石塘感舊》組詩，這是亡妻死去近三十年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悼亡行爲，悼亡內容更爲豐富、集中。除了爲林氏作了不少悼亡詩文，劉克莊還爲繼室陳氏寫了《山甫生母墓志銘》和《憶殤女》。

三、劉克莊與林氏的婚姻之旅

（一）門當戶對，世代姻親

劉克莊出身于世代爲官、崇尚理學的名門望族，“甫有二劉先生，著作諱夙，正字諱翔，以言論風節聞天下，儉士畏其銛鏑，同時名勝俱位下風，號隆、乾第一流人。著作生吏部侍郎贈少師諱彌正，以民庸國功爲嘉定名法從。”⁴劉氏家族從劉克莊祖父劉夙開始不僅代代爲官，還以言論風節名于士林。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關於劉氏一家的婚配情況的記錄“祖夙，妣林氏贈令人，父彌正，妣林氏贈魏國夫人”可以知道，劉克莊祖父劉夙的妻子是林氏，其父劉彌正的妻子也爲林氏，即劉克莊母親亦出自林氏家族。可見，劉、林家族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系，劉、林二氏，世代聯姻。

劉克莊妻林氏，名節，是林家的獨生女兒，上有一個兄長，下有一個弟弟，父母甚愛之，視如掌上明珠。林節亦出生于莆田望族，系福清石塘人。林氏一族自林節曾祖林通開始走向繁榮，屬於“九牧林”的後裔。嘉定元年（1208），林節之父林瑑以國子博士知興化軍，因慕劉克莊的人品和才學，決定以女嫁之。翌年，23歲的劉克莊以

蔭入仕，與此同時，他與二十歲的林節正式結婚。劉克莊和林氏皆出身于官宦之家，且劉、林二姓均是首屈一指的大姓望族，加上祖上的關係，因此劉克莊和林氏的聯姻可以說是門當戶對的。

（二）琴瑟和鳴：劉林婚後的和諧生活

劉克莊與林氏結婚後，雖夫妻緣分僅有十九年，但夫婦生活和諧、婆媳關係融洽。劉克莊《亡室墓志銘》和《亡室祭文》對林氏的道德操行、亡故、喪葬事宜進行了言簡意賅的記錄，如“而秘閣公與吾母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⁵，論及林氏的去世讓家人倍感惋惜與痛苦。在理學盛行的宗法社會，識字是士族之女最基本的要求，同時她們普遍接受倫理方面的教育。林氏出生于官宦之家，嫁入劉家後，作為妻子、媳婦，事事都做得很出色。

首先，林氏是位賢妻。按劉克莊《亡室墓志銘》的記載，“為余妻十九年，余宦不遂，江湖領海，行路萬裏，君不以遠近必俱。”⁶ 劉克莊早年的仕宦並非順心如意，而是經常調官遣任。即使如此，不管路途遠近，林氏都緊隨左右，在精神上給劉克莊以溫暖與慰藉。在《亡室祭文》劉克莊道：“瀋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于詞色者，君處之而恬然。”⁷ 遇到船難時，林氏比劉克莊更鎮定自若、處變不驚。面臨危在旦夕的境地，林氏能嫻靜從容，沒有出現驚懼的神態，真是讓人為之歎服。此外，林氏安貧樂道，不因富貴而改本色；勤儉持家，樂善好施。“余貧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歎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舊。蓋其儉至惜一錢，然于孤遺，則抽簪脫耳無所吝。”⁸ 劉克莊為官清明廉正，政績卓著，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雲：“庭無留訟，邑用有年，增余賑粟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為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⁹ 林氏的輕財仗義恰合劉克莊的為民之心。居家貧困時，無抱怨嗟歎，俸給充裕時一切依然如舊，並未窮奢極欲。更難能可貴的是，平時林氏雖以節儉持家，但對撫孤問貧之事則往往傾囊，一點也不吝嗇。林氏溫和柔順、寬厚平易，以仁義待人。“其仁至不呵斥奴婢，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¹⁰ “余猶豫未發。君曰：‘婦病，小撓；虜入，大恥。若之何以小妨大也。’余愧其言，即日渡江”¹¹，可見林氏是位以德服人，持家有方且以大局為重的賢妻。在林氏病篤之際，劉克莊接到朝廷命令出征，林氏沒有因一己之私而把丈夫留在家中，反而以理勸諫丈夫，讓他以國家為重，無怪乎劉克莊稱其“君之至性，世所罕見。”¹² 林氏是劉克莊

的賢內助和精神支柱，二人相扶相持，心意相通，琴瑟和鳴。

其次，林氏是一個孝敬長輩的媳婦。“氣息如縷，尚于姑與父致其慳慳”、“君之靜專衝澹傳之于家，溫諒慈恕得之于天，故為女為婦而孝，為妻為母而賢。”¹³、“事姑太碩人恭敬，處妯娌柔順，待族戚有恩意。”¹⁴ 以上是劉克莊關於林氏作為兒媳婦的片段記錄。從中可知，林氏孝敬長輩，集傳統婦德于一身，因此當她離世時，如劉克莊所言“而秘閣公與母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¹⁵，才會使公婆為之早逝而倍感惋惜、傷心。

四、悼懷詩文見真情

劉克莊對亡妻的哀悼之情在他的詞、詩、祭文中處處可見。

（一）簫聲一去無消息：悼亡詞中的離別之悲

林氏于紹定元年（1228）因病去世，劉克莊為其“營雙壙”，有同穴的寓意。這年劉克莊知建陽縣快要三年任滿，發生“梅花詩案”，當國權相史彌遠趁他任滿歸裏葬妻，而令其主管仙都觀，讓他賦閑田裏。于是劉克莊就在林氏墓前築冢舍以供讀書休息，為亡妻守制。

劉克莊對亡妻的思念主要體現在今存若干悼亡詩詞中，尤其是妻亡若干年之後的懷想之作更多。現存最早的，是他的詞《風入松》（福清道中作）二首，作于妻子去世兩個月後，劉克莊因梅花詩案罷官歸裏，回莆田途中經過福清。其一¹⁶ 雲：

橐泉夢斷夜初長，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中事，歎人琴、已矣俱亡！改盡潘郎鬢發，消殘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冷如霜，到處同床。簫聲一去無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舊日風煙草樹，而今總斷人腸。

劉克莊引用沈亞之客橐泉邸舍，晝夢入秦，借此說明自己客舍夢醒之時，漫漫長夜，感傷身世淒涼，如今人琴俱亡，回想將近二十年的夫妻生活，恍如一夢。此處借用《世說新語·傷逝》¹⁷中王子猷、子敬兄弟的典故。王子猷、子敬兄弟兩人都病重，而子敬先亡。子猷就問左右：“為何總聽不達到子敬的消息？他一定已經死了。”於是叫來車子去奔喪，一直都不哭。子敬平素喜歡彈琴，子猷進去坐在靈床上，拿出子敬的琴彈奏，弦聲總不成調，他把琴扔在地上說：“子敬呀，你的人和琴都消亡了”。於是哭昏過去。過了一個多月，子猷也去世了。劉克莊在此借用人琴俱亡來表示夫妻情深，也表示看到亡妻遺物而觸景生情。既有感歎夫婦同心難求，又有悼亡室、斷弦之

意。其身心遭到巨大打擊，又借潘嶽自喻。潘嶽以其悼亡詩著名，其妻楊氏早亡，潘嶽與楊氏之間情深意重，楊氏卒後，自此不再娶，故此用其事。林氏故去，使用多年的冷硬布被，尚且隨身攜帶，不忍丟棄，詩人睹物傷懷，撫存在感往，回首前塵，往事如煙，令人腸斷。其二¹⁸云：

歸鞍尚欲小徘徊，逆境難排。人言酒是消憂物，奈病余、孤負金盃。蕭瑟搗衣時候，淒涼鼓缶情懷。

遠林搖落晚風哀，野店猶開。多情惟是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逆旅主人相問，今回老似前回。

家庭之變和官場失意的愁雲慘霧籠罩著詩人，途經舊日曾駐蹕過的小旅店，本欲借酒消愁以解悲情，無奈病後體弱，連酒都不能入口。聞聽蕭瑟秋風中斷續傳來的搗衣之聲，詩人很自然地就想起過去每年都要給自己做寒衣的亡妻。“鼓缶情懷”借用的是《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¹⁹的典故。戰國時莊周之妻死，惠子吊之，莊周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詰之。莊周以為人之生死，是自然之變化，明白這一點，就無須為之而悲傷。後即借“鼓缶”以指喪妻。劉克莊借用該典故表達喪妻之後，自己傷悼中的淒苦之狀而又無奈之悲。獨立燈前，形影相吊，以此映襯出詩人在妻子亡故後的孤獨寂寥之狀，連客舍主人也很驚訝，問詩人為什麼比以前蒼老了許多。

妻亡、罷歸、生病，使劉克莊跌落到了低谷，此時最需要能給他溫情的妻子相伴左右。回顧林氏在世時，她與劉克莊一起經歷風雨，她的從容淡定甚至令劉克莊自愧不如。可如今一切苦難都只有自己去面對，孤獨的劉克莊更加強烈地懷念亡妻。

林氏去世十五年後，劉克莊又作了兩首《風入松》（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淳祐三年（1243），劉克莊回鄉特別到妻子埋葬的地方進行祭奠。往事不堪回首、痛惋于心，劉克莊遂附和了兩首《風入松》（其一）²⁰云：

殘更難捱抵年長，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歎方卿、今在今亡！絕筆求風曲，癡心有返魂香。

起來休鑷鬢邊霜，半被堆床。定歸兜率蓬萊去，奈人間、無路茫茫。緣斷漫三彈指，憂來欲九回腸。

詩人難以入睡，一夜似一年，掛在天邊的曉月就如詩人自身的寫照，孤獨而又無助，無比淒涼。詩人希望能求得亡妻歸來；渴望妻子能起死回生。然而，在詩人的眼中，像妻子這樣賢良淑德的一定是到兜率或蓬萊仙山，做了神仙。詩人又感傷妻子溘然長逝，丟下自己一人在人間，茫茫大海，沈憂盈積，每欲斷腸。其二²¹云：

攀翻宰樹暫徘徊，草草安排。昔人徒步陳雞絮，愧公家、仆馬觥罍。華表舊愁滿目，黃梁殘夢傷懷。

欲將莊列等歡哀，對卷慵開。馮高指點無虛路，問何年、遼鶴歸來。宿酒得風漸解，小輿待月同回。

詩人來到亡妻的墓地，撫摩著已經長大的墓上樹木，不禁悲從中來。此處“仆馬觥罍”，意指自己公務纏身、時間緊迫，無法在墓地滯留長久，只好草草祭奠了亡妻。眼望亡妻墓前華表，滿目滄桑，不禁又勾起了詩人對往事的回憶，一切就如黃梁一夢，醒後倍感人生無常。想學莊子、列子那樣等哀樂、齊生死，然而，那樣的境界很難達到，於是詩人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托于神話傳說“遼鶴歸來”，虛無而又癡情地等待著妻子的歸來。

（二）誰伴子綦同隱幾：悼亡詩中的孤獨之苦

除詞外，劉克莊還寫了若干首詩歌來悼念亡妻。劉克莊把對亡妻林氏的深切思念融進了悼亡詩文中，單棲孤鶴的悲涼心迹在詩文中表露無遺。如“曾究西方學，儒書亦有聞。賜金存日施，遺珥病時分。白首夫同穴，青山子結墳。吾詩非溢美，字字考埋文”（《挽林宜人》）²²、“不覺朱明變素商，螢穿戶牖燕辭梁。牢愁五鼓尤難睡，薄冷單衣未易當。誰伴子綦同隱幾，亦無法喜共禪房。殘骸到了猶貪愛，仙聖前頭自炷香”（《秋思一首》）²³等，詩人回憶妻子生前在家種種，而如今生活沒有了妻子的悉心照顧，更激起詩人對亡妻的深切思念，憂愁纏身夜不能寐，再也無法感受到妻子溫柔體貼的永逝之悲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劉克莊悼亡詩最有名的莫過於七言絕句《石塘感舊十絕》，其中有少量悼念妻兄及相關友人，但大部分內容均為悼念亡妻的，可概括為以下兩類：

首先是直接悼念亡妻的，如“浮空紫氣何須爾，度世金丹豈有之”（其一）²⁴，寫出夫妻二人陰陽兩隔，詩人渴望妻子能夠回到自己身邊，但那已是無法實現的奢望，詩人不禁聯想到“沈郎院閉彩雲收，寂寞秋花拆樹頭。留取斷弦來世續，此生抱百年愁”（其三）²⁵，以沈約自比，言己年事漸高，衰老已至。寂寞秋花，枝頭凋零，既是寫實，亦是自喻。妻子中路折離，讓詩人終生為憾。但願來生能再結連理，長做夫妻，以續舊緣。此生此世，只能與愁怨為鄰了。又如“久作遼天獨鶴飛，鏡鸞徐念尚依依。荒山野水蘇溪路，愁絕鰥翁挈影歸”（其十）²⁶，林氏卒後，續娶陳氏之前，劉克莊有一段形單影只、孤鶴獨棲的日子，寥廓蒼天之下，荒山野嶺之間，陪伴自己

的只有自己的影子罷了。

其次是通過相關的人或事的描寫，抒發對亡妻的懷念之情，如其二、其五。“鹿門陳迹有餘哀，猶記龐公返白崖。行到當時相送處，不知老淚自何來。”²⁷ 詩中以龐公喻自己的獄父，在得知女兒去世的消息後，亦悲痛之極，老淚縱橫。現在劉克莊憶起當年那催人肝腸的一幕，依然唏噓不已。“鬢邊雪映眼中花，更閱人間幾歲華。丁未老人開七秩，尚攜雞絮到君家。”²⁸ 寫詩人自己晚年的事，其時已是古稀之年，兩鬢斑白，閱盡人間事態變遷，但更加珍惜與亡妻一家的感情。因而儘管已成老翁，依然每年都以女婿身份到妻子的娘家拜望，而且執禮甚恭。此時林氏已逝近三十年，可見劉克莊對妻子的用情之深。妻子的亡故給劉克莊帶來了無盡的孤獨之感，讓詩人深受思念之苦。

（三）抱痛百年：祭文中的永逝之痛

劉克莊入仕後，官途並不如意，出于四方，又時逢顛沛，林氏始終相隨，二人患難與共。劉克莊在《亡室祭文》中不僅贊揚了林氏令人難忘的美德，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往事的回憶來抒發悼亡之情。死後的追念，生前的恩愛，構成了完整的夫妻之愛。林氏生前，二人真情相守，彼此早已相約偕老，“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²⁹，而今一個“三十九而夭”，一個“四十二而鰥”，讓作者倍感“人生危脆，忽如埃煙”，感歎人生無常、稍縱即逝。“人世一瞬，夜台千古”形象地寫出時間流逝之速，與自然的永恆形成強烈的反差，人生短暫的感慨流露于字裏行間，抒發作者的苦痛之情。白頭偕老的願望，已成一句空話，作者只能在孤獨中咀嚼著無盡的悲傷，本欲“百齡同盡”，如今只能“誓留面目見君黃泉”。七情之中，最令人黯然神傷者莫過於悲情，而死別乃悲之甚者，夫妻之別乃其中尤為甚者。

劉克莊與林氏婚後恩愛，家庭和睦。劉克莊在《還裏祭亡室文》中寫道：“他日我歸，鵲噪荆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榻凝塵料檢巾笥，皆君手迹；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沈憂損人，懼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為兒覓婦，為君築阡。然後歸巾以俟命焉。”³⁰ 文中描寫昔日一家人其樂融融、熱鬧非凡，而今日空室無人、生離死別、淒涼無比，通過對比來渲染蕭瑟衰頹之悲情。妻子曾經住過的房屋、遺留的舊物，勾起了詩人對當年妻子在世時的情景的回憶，恍惚之間，仿佛妻子還活著，當思緒回到

冷酷的現實，自己已成了一個鰥寡之人，便倍覺傷感。祭文著力于物是人非的悲情訴說，妻子長眠于地下，而自己獨存于世上，孤獨寂寞日夜侵蝕著詩人，恐怕自己也時日不多。整篇祭文寄于劉克莊對亡妻的思念之情，渴望相聚及失去妻子後的刻骨之痛。在《亡室喪歸祭文》中他回顧到：“傳舍暫殯蕭寺寄最是二說者，未言鼻酸。君之介弟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柩還裏。嗚呼！吾妻死別，吾子生離。悲夫奈何，天實爲之先人。敝廬有圃與池，君其往哉，以需余歸。”³¹生離死別帶給詩人無限的傷痛，在扶柩還裏時，還沒言語就淚先流。以往出門歸來有妻子在家等候，如今空空如也，沒有了妻子的噓寒問暖，讓詩人感覺沒有了歸處，如何不叫詩人潸然淚下？妻子亡故前後，家中的氛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過往與今朝，歡樂與悲傷，一系列強烈的對比，深化了人生無常之感。

與活著時的居處相對應，亡妻長眠之地，也是劉克莊著筆甚多的內容。如《石塘感舊十絕》其七“三莖相望一牛鳴，來掃新松百感生。”³²劉克莊歸來掃墓，凝望墓地新松，百感交集。又如《亡室掩坎祭文》：“人世一瞬，夜台千古。圯土燥溫，萬金難求。謂善無報，視此一抔。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合。籲冤徹天，滴淚入泉。寫哀一觴，抱痛百年”³³等。一剖黃土，陰陽相隔，林氏與自己相守 19 年，如今永無再見之日，如何能不讓詩人感傷。白首同歸的願望，如今已無法實現，不禁讓詩人淚如泉湧，抱痛百年。

（四）留取斷弦來世續：心懷林氏、親善陳氏

劉克莊一生有兩次婚姻。原配林氏，早逝。林氏生二子與二女，男的叫劉昌、劉昇。女的叫劉婧、劉繁。劉昇與二女都早夭。劉克莊母林氏出生于義門孝友之家，是個知書識禮的大家閨秀。所以，當劉克莊的妻子林氏去世後，只留下一子，劉母不單是出于劉克莊身邊無人照顧、服侍的考慮，更是為劉家的傳宗接代、香火興旺著想。于是劉母做主，續娶了陳氏。

劉克莊心中鍾情于林氏的賢德，林氏的亡故讓劉克莊心中怆然不已，本不想再續弦，但是母親命難違。劉克莊在為陳氏所做的《山甫生母墓志銘》中言及：“余年四十二哭林淑人，哀逝者之賢而夭，遂不再婚，既葬淑人，左右無侍巾栉者，或言裏中有孤女陳氏，本大族，母微攜以適人，長無所歸。先親魏國爲余納之，事余三十五年。”

³⁴劉克莊的第二位妻子陳氏，是大族式微之孤女，與他結婚三十五年，甚諧和。關於

陳氏的記錄並不多，只有劉克莊為她寫的《山甫生母墓志銘》和一首《憶殤女》：“靈照羈魂章水西，冷風殘雪古招提。老懷已作空花看，更把楞嚴經曉病妻”³⁵。胡旭在《悼亡詩史》中評價到：“詩雲老懷，應當為晚年，時妻已病，大約作于陳氏卒前不久，可能妻子病中傷感，憶及早夭之女，劉克莊以《楞嚴經》³⁶的生死緣法（即認為一切眾生長久以來就淪入生死相接相續之中）曉喻、安慰其妻。”³⁷可見陳氏在他心中也占據一席之地。

五、結語

劉克莊一生兩次婚姻，他為前妻留有較多悼亡詩文。可以說，劉克莊受理學的影響較深，講究倫理綱常，在對女性的觀念上并未脫離傳統窠臼。但通過對其悼亡詩文的分析，可見虽劉林二人的結合為世代聯姻，但二人伉儷情篤，林氏生前的品行，深深契合南宋時代的倫理准則，符合賢妻標準，劉家上下敬服她，劉克莊也引以為榮。林氏與劉克莊患難與共，真情相守十九年，相知于心。劉克莊對她的感情已遠遠超越了夫婦之義、夫婦之情，而上升到了另外一個高度——夫婦之愛。林氏的亡故讓劉克莊痛徹心扉，對林氏的思念貫穿其一生。在朱子、道學极其完善的南宋，對亡妻的思念時間之久，劉克莊可以說是南宋之最。作為士大夫，劉克莊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思想、經濟等方面該持有的責任感，大膽將自己對亡妻的愛、對亡妻的思念之情付諸筆端，公諸于世，體現了南宋士大夫對女性存在價值的認同，同時也折射出南宋士大夫對女性的理想期待。

注：

- 1 謝敏玉『宋代哀祭文研究』（中山大學，二〇一〇年刊）第二一一頁。
- 2 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二〇一〇年刊）第一八〇頁。
- 3（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三七頁。
- 4（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三六四頁。
- 5（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〇頁。
- 6（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一頁。
- 7（宋）劉克莊『後村集』（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三六〇頁。
- 8 同書第四〇七頁。
- 9（宋）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第三四八頁。
- 10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一頁。
- 11 同書 第五八六二頁。
- 12（宋）劉克莊『後村集』（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第四〇八頁。
- 13 同書 第三六〇頁。
- 14（宋）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第五八六一頁。
- 15 同書 第五八六〇頁。

-
- 1 6 (宋) 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 第十三頁。
- 1 7 劉義慶·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刊)。
- 1 8 (宋) 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 第十五頁。
- 1 9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中華書局 一九六一年刊)。
- 2 0 (宋) 劉克莊·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刊) 第七十二頁。
- 2 1 同書第七十四頁。
- 2 2 (宋) 劉克莊『後村集』(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 第二十八頁。
- 2 3 (宋)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 第二一七八頁。
- 2 4 同書第九四七頁。
- 2 5 (宋)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 第九四八頁。
- 2 6 (宋)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 第九四九頁。
- 2 7 同書第九四八頁。
- 2 8 同上。
- 2 9 (宋) 劉克莊『後村集』(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 第三六〇頁。
- 3 0 同上。
- 3 1 同上。
- 3 2 (宋)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 第九四九頁。
- 3 3 (宋) 劉克莊『後村集』(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 第三六一頁。
- 3 4 (宋) 劉克莊·辛更儒箋校『後村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一年刊) 第六二九一頁。
- 3 5 (宋) 劉克莊『後村集』(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一八〇冊) 第十三頁。
- 3 6 『楞嚴經』是佛教的一部重要經典。又稱《首楞嚴經》、《大佛頂經》、《大佛頂首楞嚴經》、《中印度那爛陀大道場經》，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 3 7 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二〇一〇年刊) 第一八七頁。